

9月2日，“当代汉诗英译丛书”首发式在京举行。这套丛书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组编、评论家杨四平主编，包括《洛夫诗歌英译选》《昌耀诗歌英译选》《海子诗歌英译选》《翟永明诗歌英译选》《西川诗歌英译选》《臧棣诗歌英译选》六卷。以下为杨四平、谭五昌、胡少卿、马丽、魏文文在首发式上的发言。

“现代汉诗”凸显的是汉语诗歌的现代性，而“当代汉诗”彰显的是汉语诗歌的当代性。我在很多场合说过，现代汉诗早已在国内外经典化了，而当代汉诗的经典化正在进行中。这提醒我们这些搞新诗评论的学人，应该着力选出好的诗歌，积极对外译介当代汉诗。

这些年来，中国当代新诗的译介工作一直在推进。一方面，一些汉学家、翻译家看到了中国当代新诗的活力，选择一些优秀的诗人诗作进行译介，推出了一些颇具特色的中国当代诗歌选本；另一方面，一些诗人主动找人翻译、推介自己的作品，以各种不同的语种出版，试图扩大作品的国际影响力。这些工作当然都非常有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中国诗歌走出去，但在评价的客观性、译介的系统性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诗歌翻译工作，需要多方合力，共同推进。早在2008年，我和美国汉学家梅丹理等人合作，推出了汉英对照本的《中国当代诗歌》。我撰写的前言，题为《伟大的汉语，辉煌的汉诗》。该书出版后，产生了一定影响。我认为，好马配好鞍，好马配好骑手。要真正实现当代汉诗的国际传播，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首先需要选出好的诗歌作品，然后为这些好诗找到好的翻译，与此同时，还需要好的传播通道。

当代汉诗是一个具有总体性的诗歌共同体。当然，它也是一个带有明显内在差异性的诗歌共同体，要把这个共同体中的所有诗歌作品都译介出去，既无可能性，也完全没有必要。因此，比较明智的做法是，选择其中的优秀者，对其进行对外译介。至于选择谁呢？这就见仁见智了。我主编的这套“当代汉诗英译丛书”，选择了洛夫、昌耀、海子、翟永明、西川、臧棣六位诗人的作品。洛夫是台湾现代主义诗歌和乡愁诗写作的卓越诗人。翟永明以女性诗歌写作而蜚声诗坛。昌耀是中国西部高原上的诗歌雄鹰。海子是具有鲜明的史诗意识的天才诗人。西川是以写作杂语体诗歌而为人所知的反讽诗人。臧棣是中国当下十分讲究诗歌技法“的”手艺人”。这六位特色各异的诗人，一人一本专集，英汉对照。通过海内外翻译家翻译，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这个当代汉诗的优秀共同体展现在世人面前。

改革开放以来，大的外部环境与客观条件，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利于诗歌对外译介和传播。但是，当代汉诗的国际化与经典化程度不算太高，主要的原因在于缺少足够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尤其是缺少优质而有效的对外译介与传播。有一些“自我运作”式的当代汉诗的外文翻译，但终因没

## 汉语新诗的一次跨文化检视

□胡少卿

“当代汉诗英译丛书”的出版至少有两个大的时代背景。第一个背景是，自1917年诞生至今，中国新诗已经走过了100多年聚讼纷纭的历史，诞生了自己的经典诗人和经典文本。尽管新诗在社会大众层面的根基仍然很不牢固，但从专业的角度来评判，新诗的确已经收获了一批硕果，海内外的大部分批评家对那些诗人可列为经典诗人有一些基本共识。这套“丛书”对诗人的选择体现了专业眼光，佐证了这种共识。首批入选“丛书”的六位诗人——洛夫、昌耀、海子、翟永明、西川、臧棣，均是当代可以独当一面的优秀诗人。这些人选的组合，体现了编者在地域、性别、代际、风格等多方面保持均衡的考虑。具体到某本诗集，诗歌选篇也是颇为关键的。一个诗人的写作水准难免有起伏，诗歌质量常常参差不齐。这六本诗集的编选目录，或者是诗人本人操刀，或者是经过编者团队专业眼光的拣选，都是对诗人而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另一个背景是，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开始在世界文坛具备一定的能见度。随着中国当代作家陆续斩获一些国际文学奖项，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也由一些成为热门话题。在文学的诸种体裁中，小说在海外传播中被谈论得最多、流传得最广。从先锋派作家莫言、余华，到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谍战小说作家麦家、科幻文学作家刘慈欣，乃至网络文学领域的修仙、奇幻、武侠、穿越等类型小说，都捕获了不少西方读者的注意力。“当代汉诗英译丛书”是将中国当代新诗的成就向西方读者推介的最新尝试。六本书中的大部分作品，尤其是昌耀集、海子集中的大部分作品，是首次被翻译成英文，带有开拓处女地的意味。

在一些西方汉学家的眼中，当代汉语新诗的成就并不逊于当代小说，甚至还要超过小说。但相比于小说，汉语新诗的海外传播则显得相对薄弱。

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读性、趣味性是一个方面，诗歌译介的难度要远高于小说是另一个方面。人们都熟知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那句名言：“所谓诗歌，就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这句话使人们意识到诗歌翻译的难度。诗歌进行跨语言的转换必然会丢失许多东西，因为诗歌创作是对语言最精妙、最幽微的运用，往往会深入到这门语言特性、神韵的深处。汉语的声音、味道、气氛、联想功能在翻译中都是很容易丢失的要素。好的诗歌翻译，绝不能满足于字面意思的等价交换，而需要进行一种“灵性的移植”，即将汉语中的诗意、境界，巧妙地转化成外语中的诗意、境界。这套“丛书”的编者，对于诗歌翻译的难度有充分的估计，因而精心地选择译者。在译者队伍中，我们可以看到知名汉学家的名字，如荷兰学者柯雷、英国学者霍布恩、美国学者柯夏智等，也有英语世界的诗人翻译家，如施家彰、顾爱玲等，还有在海外任教或留学的中国诗人，如得一忘二、王屏、潘伟嘉等。这些译者，或者母语为英语，或者长期生活在英语世界，长年从事诗歌创作或研究，这使诗歌译文质量具备可靠性和可信度。

当代汉诗的外译，目的是向外国读者传播中国新诗。因此，在这套“丛书”的流播方面，应尽可能使它到达外国读者的手中，尤其是到达一些专业的西方读者，如汉学家、汉语学习者、诗歌爱好者的手中，通过这些西方读者的阅读和反馈，来检视、印证其翻译质量。有专家提出，一部文学“走出去”之后，仍面临着漫长的“走进深处”的挑战。今天谈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已经不能再停留于统计翻译、出版、发表、见诸媒体的数量层面了，而要去深入衡量文学在异域落地生根的效果。汉语新诗是在西方诗歌的影响、哺育下成型。把汉语新诗翻译成英文，接受英语读者的挑剔、品评，既是当代新诗对自身成长自信的展示，也是对超越语言、国别的、意识形态上的“世界文学”图景的构建。穿越语言的边界，这些汉语诗人的作品是否可以给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以感动？能否深入到英语读者心灵的深处？编选出版“当代汉诗英译丛书”这一工作的最终价值，需要从英语受众的真实反馈中去度量。

（作者系对外经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 以好的译本展现当代汉诗形象

□杨四平

有走进国际诗坛而变成自娱自乐。最要命的是，这些有限的对外译介，因为意识形态抵牾、文化差异、语言隔阂、审美习惯不同等较为普遍的原因，尤其是译者所译介的不一定是优秀的当代中国汉诗，导致对外译介和传播的效果不佳。因此，只有通过高质量的、有效的对外译介，才有可能使中国当代新诗产生国际性的影响。

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首先对译介对象和诗作进行精选，并专门找那些公认程度较高的汉学家、译者对这六位诗人的诗歌作品进行翻译。众所周知，英语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世界性语言之一。在众多外语里，选择英语对外译介当代汉诗，显然是不二之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这套丛书冠名为“当代汉诗英译丛书”。除昌耀诗歌英译较少外，其他5位诗人的诗早已被海外汉学家翻译过，并在国外知名出版社出版过。比如西川诗歌的海外译家有 Maghliel van Crevel、Lucas Klein、Michael Day、Inara Cedrins、Tony Barnstone、Brian Holton、Robert Neather、George O' Connell、Pascale Petit 等。又如翟永明诗歌的海外译家有 Andrea Lingenfelter、Diana Shi、George O' Connell、Lewis Warsh、Jami Proctor-Xu、Claudia Pozzana 等。这套丛书里的《西川诗歌英译选》《翟永明诗歌英译选》《洛夫诗歌英译选》是由多名海外汉学家翻译的，而《海子诗歌英译选》则是由美国汉学家慕浩然一个人翻译的，《臧棣诗歌英译选》也是由翻译家得一忘二一个人翻译的。《昌耀诗歌英译选》由北京大学毕业的译者孙继成等人翻译，并经过英国汉学家约翰·德鲁普校核。可以说，这套丛书对译者的选择，是经过一番考量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这六位都是创作量较大的诗人。由于每本诗集的版面有限（200页左右），加上又是英汉对照排版印刷，如此一来，每位诗人入选的诗就只能有七八十首了。每个选本里既选出了每位诗人有代表性的好诗，还要顾及每位诗人创作的发展脉络。这就考验着选诗者（海外汉学家、诗人自己和主编）的眼

光、见识、趣味和品位。换言之，这套从书中每本诗集里所选择的诗都是该诗人在不同阶段创作的代表性诗作。我们希望，如此“诗诗相印”的当代汉诗英译选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跨越语言的界限，成为国际诗歌场域中的“在场”作品。当然，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北岛、西川等诗人在国际诗坛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而且已经发出并正在发出当代汉诗独具魅力的诗歌声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代汉诗形象不是各类“中国当代文学史”所描述的固化刻板形象，而是有机的、有生命力的、可亲可敬的形象。这种生动形象既包括当代汉诗的诗歌形象，也包括当代汉诗的诗人形象，乃至还包括当代汉语的语言形象。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新时期文学海外译介与接受中的中国形象建构研究”（22BZW151）正试图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这种诗歌景观，这种诗人形象，这种诗歌声音，这种诗歌力量，这种诗歌影响，必将产生连锁的反应。这必将对当代汉诗园地里的其他具有国际化潜质的诗人产生辐射作用。

我真诚地希望，当代汉诗多一些这样能够真正走出去的优秀共同体。而这种带有明显差异性的诗歌共同体要有一个诗歌领头羊，这位诗歌领头羊会发挥“头羊”效应，带领共同体里的其他诗人“组团”挺进国际诗坛，使当代汉诗在国际诗坛发出持久的、有力量的诗歌声音，塑造出良好的中国诗歌形象。这就是我主编这套“当代汉诗英译丛书”的初衷与用心。

最后，需要特别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的大力资助以及上海市高峰学科（外国语言文学）项目“比较文学研究——中国视野与世界文学的跨文化研究（41004525/004）”的大力支持。在未来的日子里，一旦条件和时机成熟，我们仍以现有的好诗观念、翻译策略、编者想法、出版规模和印制版式陆续出版“当代汉诗英译丛书”的第二辑、第三辑、第四辑，不断筑起当代汉诗英译的诗歌长城，在世人面前彰显当代汉诗的优秀成绩，持续、有序、务实、稳步、有力地推进当代汉诗的经典化和国际化。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

## 以翻译促进诗歌交流互鉴

□马丽

杨四平教授主编的“当代汉诗英译丛书”，精选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代表性诗作，邀请汉学家、翻译家进行翻译。这是一项非常重要而且有意义的工作。

在众多翻译门类中，文学作品的翻译难度最高。而在所有文学作品中，诗歌的翻译难度最高。因此，对于诗歌翻译而言，译者非常重要。有些人认为，要翻译诗歌，你首先应该是一个诗人。你的英文要很好，你的汉语要很好，你写诗要写得很好。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这个工作做好。这些说法不无道理。茅盾曾说：“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在诗歌翻译中，要想保持原作的诗意，译者需要具备诗人的禀赋——对语言的敏锐把握。

在这套“丛书”的翻译中，编者对译者进行精心挑选。他们之中，既有成名已久的汉学家，也有长期在英语世界生活的中国译者。他们具有丰富的东西方文化背景，他们的翻译准确度、可信度较高。下面以顾爱玲、王屏为例，谈谈她们的翻译观及其对中国诗歌的看法。

作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顾爱玲认为，目前美国对于中国诗歌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古典诗歌领域。“西方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了解是比较多的，但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诗歌的极

少。在美国，中国当代诗歌的翻译者比较年轻，大多30多岁。”“翻译”渗透着顾爱玲生活的方方面面。她认为，翻译是一个牺牲的过程：“有一些东西你能保留，还有一些东西你保留不了。比如，中文的声调，英文没有，中文诗歌的很多意义一下子就没了。我每次翻译一首诗，都觉得失去了太多东西。”翻译诗歌不仅是她的乐趣，也是她的义务：“我能够做这个工作，那我必须做。”

王屏在美国讲授英文诗歌长达20多年。她从金斯堡、施耐德、格利克等美国诗人诗作中看到了东方文学对美国诗歌创作的影响。她认为，翻译首先需要聆听语言内在的节奏和韵律，找到这个共同点，也就找到了人类文明的链接点，“因为所有的生命，都依靠节奏、时间来运行，语言则把生命的动力符号化，而诗歌把这个符号以最精确、最精美、最神秘的形式保存、表达”。

中国当代有那么多的优秀诗人诗作，但是如果把这些作品翻译成外文，国外的读者根本接触不到。他看不到，就可能认为你没有。所以，翻译的工作、传播的工作，就尤为重要。翻译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化结合和创新发展。只有不断强化诗歌翻译工作，推动诗歌实现时间、空间、语言媒介的转换，才能真正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文化发展不断添砖加瓦。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文传学院教授）

## 推动当代汉诗的海外传播

□魏文文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跨越数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诗歌，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独特形象。与历史悠久的古典诗歌相比，当代汉诗比较年轻，但是它同样以独特的形式折射出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反映着不同时代人民的精神风貌与价值追求。汉学家柯雷曾说，中国当代诗歌创作已经繁荣到无法简单用语言来描述，它的色彩不是红的、蓝的这样单色调的，而是多彩的。近年来，中外文学互动互鉴愈加频繁，中国当代诗人摆脱了“影响的焦虑”，不断冲破束缚，探索一种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特色的诗歌语言与形态。如何让海外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当代优秀诗作，在他们心中建构起当下“诗歌中国”形象，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代汉诗英译丛书”的出版，其目的和意义正在于此。

诗歌的译介，与小说、散文等文体的译介不同。诗歌语言的张力，带来隐喻、含混、陌生化等修辞效果。这对译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当代汉诗英译丛书”包括洛夫、昌耀、海子、翟永明、西川、臧棣各一册。在编选中，中国当代汉诗的历时发展、地域空间变化、性别文化差异、流派与个性生成等问题都被编者纳入考量范畴。中国当代汉诗独具特色又精彩纷呈，编者需要有精准的眼光和开阔的胸襟，在诗歌海洋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诗人诗作。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让海外读者了解当代汉语诗歌的真实发展状况，并通过诗歌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丰富元素。

“当代汉诗英译丛书”中，既有海外读者比较熟悉

的西川、海子等，又大力推出了海外读者较为陌生的诗人，如诗人昌耀。昌耀的《高车》《划呀，划呀，父亲们！》《鹿的角枝》《斯人》《哈拉库图》等作品极具创造力。但是，昌耀的诗歌，由于其偏于一隅的生活经历以及险峻峻峭、沉雄遒劲的古奥风格，在国内的接受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海外诗歌界对他的关注更是凤毛麟角。《昌耀诗歌英译选》收录了昌耀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向海外读者呈现出一个不断变化的、立体的诗人昌耀，以及其“用诗的大锤打击被滥调、平庸习俗研磨得结了一层硬皮的审美心境”（昌耀语）。

翻译的质量是影响中国当代汉诗海外译介与接受效果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入，国内对当代汉诗外译感兴趣的学者、诗人、译者越来越多，但翻译水平参差不齐。诗歌翻译要忠于文本，却又不能过于严谨和刻板、缺乏诗意，这就要求译者既要有开阔的视野、诗人的灵性、学养的深度，又要具备较强的语言理解力和表现力。“当代汉诗英译丛书”的译者大都来自国外。他们中，有一些已经在海外汉学界产生重要影响，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有力推动者；也有一些海外年轻的诗人、译者，新生力量的加盟为当代汉诗英译工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当然，中西诗歌文化交流互鉴，需要持续不断地推进。期待当代汉诗不断走出中国，为推动中华文化更快更好走向世界贡献一份力量。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当代汉诗英译丛书」，杨四平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23年10月

## 当代诗歌译介实践的重要收获

□谭五昌

由杨四平教授主编的“当代汉诗英译丛书”近期出版了。这套丛书一共六卷本，遴选了洛夫、昌耀、海子、翟永明、西川、臧棣六位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推出。其目的是，向国内外读者、汉学家推介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作品。

我觉得丛书遴选的这几位中国当代诗人很有代表性。编者首先考虑到了诗人的地域性问题。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研究而言，我们的研究视野不能局限于中国大陆诗歌，还应该包括港澳台地区的诗歌，以及海外华人写作者的诗歌。编者选择洛夫极具眼光。洛夫是湖南衡阳人，后来移居宝岛台湾，再后来去到加拿大。他的身份和创作，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编者还选择了昌耀，这也是独具慧眼的。昌耀是当代西部诗歌的代表性诗人（当然，昌耀的意义要超越西部），在当代中国诗坛上，其认可度超越了很多著名诗人。当然，作为大诗人的昌耀一直很孤独，前两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标题为《昌耀：在时光深处孤独独立的诗之高原》，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编者这次推出昌耀的诗，将这位杰出诗人的代表性作品进行译介，非常具有意义。

丛书还选择了西川与臧棣的诗作。这两位诗人都是北大出身的，不过，他们的诗歌在风格上还是存在差异的：西川更倾向于知识分子写作，展示出宏大的文化抱负，而臧棣属于典型的学院派写作，追求诗歌的技巧与修辞。西川与臧棣所代表的这些写作向度在当下颇具代表性，选择他们是很必要的。编者还选择了海子。海子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海子是令人瞩目的一位诗歌天才，也被认为是“最后的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实际上，在海子身上，是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有机结合。海子具有杰出的抒情才华与抒情能力。可以说，通过对海子诗歌的英文翻译，能够让国外读者了解中国当代诗歌对于抒情传统的有效继承。此外，丛书还选择了女诗人翟永明的作品。翟永明是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所以，这样的编排很有说服力，而且也考虑到了诗人性别的平衡问题。可以看出，编者在考虑入选诗人的名单时，思维缜密，考量严谨。

编者对于这六位诗人的诗歌文本选择也很精到，都是他们具有代表性的诗歌作品，重要作品基本没有遗漏。在遴选作品时，编者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遴选诗人的重要诗作，部分诗人亲自选出自己满意的诗歌作品。由此可以看出，编者与作者都非常重视这套丛书。

在当下，中国当代诗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影响的焦虑”。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作家、诗人在西方文学面前有一种自卑的心态。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作家、诗人变得越来越自信，开始用平视的眼光（而不是仰望的姿态）来看待西方文学了。

所以，现在到了我们必须主动进行文化输出的历史性时刻了。这些年来，我们积极与外国诗歌同行、汉学家进行对话与交流。我们开始发现，中国当代诗歌的创作水平完全不亚于西方同行了。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当代诗歌值得整个西方诗歌界高度重视，因为中国当代诗歌能够传达很多新颖、奇异的审美经验——这得益于当下中国现实与中国故事的丰富性。这些审美经验绝对可以给外国读者带来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在这个意义上，杨四平主编的这套“当代汉诗英译丛书”可谓正逢其时。这套丛书的出版，对加强我们与西方同行的诗歌文化交流、扩大中国当代诗歌的海外传播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说实话，中国古代诗歌的外译工作，我们做得相对比较多。前些年，西方诗人说到中国诗歌，基本还停留在李白、杜甫、寒山等古代诗人身上。中国当代诗歌真正被翻译成外语的不是很多，选择有代表性的中国当代诗人进行整套诗集翻译的，那就更少。我们需要将更多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诗作成规模地进行有质量的翻译，向海外推广传播。在“当代汉诗英译丛书”的编选、出版过程中，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汉学家通力合作，积极推进诗集的译介工作，而且整体上完成得颇为出色，可谓是中国当代诗歌译介实践的重要收获。

总之，中国当代诗歌的外语翻译工作非常重要。要扩大中国当代诗歌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我们一定要在诗歌翻译上多下功夫。现在从事诗歌创作与诗歌评论的人才很多，我们还应该在诗歌翻译方面多培养一些人才。这项工作十分重要。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历程中，很多诗人同时也是杰出的翻译家。他们能够把外语诗歌翻译成出色的汉语诗歌。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才，把汉语诗歌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等外国语。在汉诗外译这个领域，我们的诗人、学者，特别是喜欢中国当代诗歌的青年学子，有发挥才华的巨大空间。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